

溫州府



公館



東甌掌錄

共 1 册 存 1 册 排架号 00342

溫州府 印 文 館

郭楚望

郭楚望名沔永嘉人每欲望九嶷為瀟湘之雲所蔽
於是製琴為瀟湘水雲曲頗饒悠揚自得之趣曲凡
十段曰洞庭烟雨浪捲飛雲寒江月冷萬里澄波皆
有一簑江表扁舟五湖之志

石佛

石門山在江北去城一舍而近層崖幽壑坐顧清之
亭巨石鼎立清泉奕流老松脩竹蔽虧上下無異

廬山之棲賢院有大士名像甚古。元豐間頭迹顯跡江湄。兩寺爭之，訟于太守。石公視牒曰：石佛歸石門，復何辭爭？遂息。余曰：石門經石守斷，不惟石不可轉，抑且僧皆點頭。

食物志

永嘉諸生李朝賢字首愚，於遷徙後著甌江食物志，以貽後人。雖鱗介之族，繁不止此。即此亦足以泐澤國之風味矣。志云黃魚不出水，黃如金色，故以為名。腦有

石^如羊脂故又名石首捕自內江則稱戶魚俗以竹杆
江如列戶熬捕自外海則稱豹魚子發欲放水中散
如豹吼四時皆脩尤盛于春其利不可以萬計也鱸
魚巨口細鱗味不下松江之鱸粗者曰黃鮓又粗者
曰茅鮓王春夏有之鱖魚二十四種小者重斤數兩翅翅
晒乾味最清脆大者數百斤能食人鱉魚有十數斤
巨鱗潤口潤膘與腦俱佳帶魚長可三四尺形如白練
與鯧魚並味鯧魚形如滿月無雄求凡魚為匹稱為

魚中娼。鱗魚類。赤鱗鯉。味平。耳。鰾魚。烏鯉。八鬚馬
鮫。亦有食之者。鄙不足貴。君魚。王魚。火魚。又次之。鮒
魚。腥甚。最賤。成鮓。更名鱻。鰻有河鰻。江鰻。海鰻。狀皆
如蛇。鱮魚。又如河鰻。于田中得之。白魚。馬魚。鮒。社魚。身
小。類刀。惟社魚。春社而生。多子。以濃油煎之。或火炙
成乾。皆美。梅魚。則石首之小者也。終其身為三寸。比
目。烹不可著鉄。以香茹。麻油。蒸。發為宜。即四明。所謂
弱魚也。油蜃。沙鯨。小不足數。跳魚。如鰲。又名彈塗。銀

魚細白鮮美以綠豆粉調羹為上海水之蠓鮮而少
骨滑而不膩乾曰龍頭扣魴魚一名網見魚鱗稀似
網眼自冬而春有之乃若鮓魚之細小者鮓魚大者
重十餘斤魴魚味弗及焉鯽魚河海皆有海鯽骨硬
難食均不若湘潭之妙青鱗細小而青勝妖孽魚每從
海提之而上其光如燈遂名鬼燈魚烏澤鯽滿腹皆黑
水又名墨魚晒乾名明脯味如潮州之馬夾柱福清
之江瑤柱骨曰海鰾鮓蝦有江蝦河蝦紅白大小不

一惟藍淡水滙所生者曰蠶蝦味清而質厚條蝦皮
嫩肉細亦佳對蝦相其材而匹之非果有比翼連枝
之奇蝦蟇一箸可得數百枚重鹽甜糟醃而成醬蝦
狗形如穿山甲多鱗多脚煮湯為美江蠊雙螯八足
膏結如琥珀非河蝦可比鄉人生食之蝟蟻狀亦如
之月滿則瘦月海則肥肉又美子江蠊淨以和羹不
假別味固自足耳彭蜆大脚越無譏焉春夏煮湯則
花蜆丸楞給蛤蠣蛭子皆上品也蛤蠣最取大者肉出一

寸細嫩而白曰西施舌冬而歷春又有壳菜一名淡
菜又名海夫人以其形如牧戶也鬼眼露肉有壳無
蓋體圓不滿半寸五官皆無揪其腸如小絲海柿蝦
無殼殼無皮去其附體之砂則可食喉嘴螞膏皆蝦髓
也性寒偏宜軒冬螺則香者供上席烏螺肉小碎而
爽以醋調之汗皆成凍亦有冷趣其餘則猶以鐵之
細者為賤者之食也鮓魚一名海蜥頭紅身白浮澆水
面以蝦為目蝦動則沉此魚一發利可數千金

頭光八鬚稱爲海牙尚小曰既蜆大曰望潮即
所謂蜆蝓也沙蒜酷肖人勢鼓之益狀如知人道又
不可與海夫人海和尚同日語耳草金魚頭尾如鯉
色淡紅而黃長大不等窮谷之人養而食之介魚若
鱉隨地所產此皆常供者著之需者若海錯之中生
平所食而不及復嘗者尚多也右李志如此余任甌
日久邀惠陽侯備悉其味姑錄之以俟續志齊諧者
採焉

世間至寶

周心傳家有朱文公親筆改竄論語草本黃勉齋孫
定軒年七十餘自建來溫館於心傳家因得之又
有葉六心文草二冊子自改竄至有改本與原本
無一字同者云得之王松臺家松臺從水心數久此
二書其真世間至寶心傳沒後不知又歸之誰正矣

韓明府

溫

韓秋台明府名則愈中州名宿也今永嘉時海人曰

獬制府駐劄城一應單需惟首邑自問適有台仰
罪囚數十人欲械至省日逋矣制府命苗以管參戎
往縣令連夜製鉄練數十條次早即徵苗素與明府
善張皇之甚明府曰鍊有千百鈕豈一夜所能製乎
我與若但剪燭小飲無憂也上令匠人辦鉄條數十
以俟苗以其言不經異之次早文武群寮集制府明
府盡借其導前之鍊以鉄條連短為長如數以進參
戎服其才之肆應又戎馬之際營員皆以牌仰邑令

有某將取夫書牌仰永嘉縣准此明府時坐堂皇_皇以
硃筆改准字之二點為難加此字以二點為此_還之
後營員無敢以牌仰者究以錢糧失征解職勾留省
邸十稔憶順治己丑明府訪舊西湖集天下名流十
一人於孤山舉正聲詩社獨與余稱莫逆_逆後益
復牢騷慷慨酒後掀髯自矜_矜余詩初不振今則始窺
堂奧古云詩能窮人又云惟窮然後能詩_然不_不

異術

永嘉場昔有遇仙者授以療病之術不做藥石但遇
物隨意試之無不效者郡守某嬰痼疾召之治一見
即^手批其頰守怒命左右收之曰以被蓋汗發即愈
^又一人病喉癰且殆出片紙拭鷄屎塗其口忽如
失向聞永康馬自然治病惟以杖擊患處或指之無
不立愈故知世自有異術也

顧尚書

顧尚書錫疇寓江心寺叅將賀君堯使^健緹卒刺殺之

明年有扶亂者降自謂尚書也。或問其事，答曰：我昔為僧，彼為山中蟒蛇。一日當道人，皆驚怖。適我出門，提錫杖斃之。由是宿孽未消，遂有此難。余聞尚書被刺時，其子匿臨江樟樹上，得免。隨潛遁海島，後賀運巨艘入海，顧子愬海帥殺之。誠如此言，冤。自報何時已耶？是以瞿曇氏貴解脫也。丙戌五月十五日夜，盜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顧公錫疇于江心寺而淨社大佛頭，適以是夜墮地，殺如壞墻。

繆上父

繆夢達字上父平陽人博聞強記登乾道二年武科
進士授穀城令改知德慶府及去其餞詩曰清無香
翠^草遮詩跟^眼富有圖書着担挑著有遊淮集

白費解改
亦未安且
不對或
作清無香
翠遮時如
更考之

嫁妓

印應雷守永嘉日開宴一夜^下頰甚姿色而常不樂其
夫人呼而問之對曰妾趙氏清獻公後也言訖泪下
夫人以告守惻然即于席間擇一士嫁之監郡高道

齡亦助其行人兩賢之

停葬

庶人七日而葬禮也東甌多視死亭葬非惑於堪

輿家言即以為殯葬多費不可苟且故一家之中毋

見停棺纍且久至數十年者時日既遠香案不設

問值吉事富家蔽以屏幃障貧家圍以竹廩竟以庭除

為丘壠矣上司屢行申諭予亦每加勸誠總之相習

成風疎焉罔覺近見有身親詩書名列庠序一旦遭

祝融之虐盡心取燼終天之恨自身莫贖又聞曩時
括州水溢西谿一帶棺之停暴者飄沒于洪波巨漫
中不下千計則水弱之可患更逾於火烈之可畏人
之徂于堪輿費用之說而起擯于山阿原隰間者何
異抱薪而救火哉噫屬毛離裏忍心若此可謂不仁
之甚者矣

墓誌

芸當作其水心作汪泰泰政勃墓志有云佐佑執政芸持國論執參

溫

判字存刊
志見林下偶
譚云讓

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憲浙東請改水心荅
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嘗有言其善者。獨以先生厚
德故勉為此。自謂已極稱揚。如盛意猶未足也。汪
請益力。終不然。未幾水心卒。趙鼎中。方判文集門下
有受汪囑者。竟為刪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去之。
水心荅書。惜不見集中。蓋務投合。以為文者。其文必
不傳也。

劉升伯

劉升伯名黻樂清人宋開慶間閩貴妃麗幸上為并
功德寺於西湖呼為新寺一日孟享駕欲臨幸太學
生劉黻伏駕前力諫上欣然回鑾未幾丁大全為相
陳宜中等攻之時升伯在蘇湖間同舍以其名為上
所記憶竟書劉黻為首其寔升伯不與謀也例遭貶
竄後丁敗六君子皆擢用升伯由景定六成進士累
官端明殿學士謚忠肅青田鄭景歐作朝陽閣記言
升伯不在攻丁之列而不及幸寺一節且謂其弟成

伯常佐九卯卯既皈附鄉邑遂隱里舍隱善揚惡鄭果
何心也

堪輿

葉水心序朱氏起堪輿書言伯起從鄭景望學宗正少卿

後建寧寺寧而與景元為友癸未甲榜酷嗜地理著二言二十

篇論原起乘正元尤詳于鄭因是喜陰陽家言後吉蘇

子瞻居陽羨而墓嵩山朱晦菴聽蔡季通預小藏穴

門人裹糧行緇六日始至乃知好奇固通史之常患

重姓陸氏
名次雲錢
唐人監生
考定州判試
器出知河南
郝好丁父報
起復知江陰
物

也然謂子瞻歿於陽羨固也而墓則在河南邾與小

峨嵋山蓋子瞻謫汝喜其形勝似蜀遺命卜葬於此

以穎濱附馬馮余弟雲士令邾時余同往祭見中為老

泉公墓僅歲長公居左衣冠旁列過邁迨三君次公居右

旁列遲迨遠六君三居先嘉城位置儼然松栝括新茂

享殿初成為李賊焚燬水心乃云堊嵩山豈以中岳為邾

廓之總名歟

春茶

退

東甌於立春日家、聚樟樹葉焚之又取朱藥碎切
問問以白芷注茶中謂之春茶豈以春氣多濕樟可辟
邪藥能理氣故用之歟

王子孝

王子孝諍巡按雲南劾沐黔國罪狀離任數日忽有
物動搖喉下疑為蠱毒所中乃以己意研辰砂并燒
酒飲之其物下搖膈間又飲又下至腹則遂大痛瀉
出生血如鼈者數千百而愈後官都御史

虞環庵

虞環庵原瓊工於詩有集行世題倦繡圖云碧雲籠

紗護綺窓金猊火冷銷沉水畫欄日映紅芭蕉落絮

撲簾飛燕子象床鍼停五綵紋夢思忽逐陽臺雲寶

釵翠壓鬢鴉亂玉腕香清芙蓉裙貪看蛺蝶雙飛影錯

貌鴛鴦不交頸盡將餘思託香腮風約桐花墜金井又

題江南曲送友人遊會稽云吳山蒼々越山綠吳

姬趙女顏如玉盈眸春色是江南畫船唱出江南曲

江南處、桃李多。蛺蝶亂舞，流鶯歌。千金買歡，百金
醉。奈此春色，留人何。鑑湖、邊好揚柳。春波冷，漫銀
絲藕。月壺雲卧，芙蓉裊。雲篷夜對梅花酒。江南四時
春。復秋。良夜秉燭，今人遊。人生但知少年樂。那識江
南離別愁。繁華四首烟塵暮。萬里烟波送君去。相思
後夜冬各天涯。夢繞江南舊游處。詞致上麗。

名家書法

永嘉名家書法見紀載者壽寧寺有唐僧金字法華

經程詢古玉清觀記宋吳說證道歌朱帝龍泉院記
薛師古先賢祠堂記淨光寺山門紫芝峰為張即之
書郡庠明倫堂養元堂為元趙公舉書容成道院碑
不知何人書家亦俊雅字以上諸跡久亡矣江心寺思
陵御書清輝二字猶存西山陳氏世德之碑趙文敏
孟頫書丹雖稍泐猶堪摹榻篆書刻木石者積穀山
麓有謝客巖三字甚奇古林應能為張都閭王王氏墓
銘見於石門山扁額則張少師第靜養天和王祭酒

第敦彞堂趙寺副第紫薇堂皆林筆林篆書上可繼
二李而不輕為人作自嘉靖迄慶曆書法擅名一時
者卿士夫則侯方伯舜舉王中丞丞子孝黃邑令文振
王憲副育德王大叅陽德俱請草聖稱惟黃徐子
仁稱白眉朱鴻臚民自行楷可列能品張廷評承明
以書起家篆籀法林翔之而頗草率包中舍家蒙吉小
楷取法元常臨摹奏表亦自可觀草書則任意旋繞
律以勁厲未免有歎諸生輩葉子行書法鍾王所作

小指或竄庭戶大即不稱周啟明初治吳興晚年改
法蘇黃頓流詭異山人善此者康裕卿其上矣洪從
周在雁行之列洪魚繪事名或過之何无咎書少遜
裕卿畫則特邁從周迄今小楷推諸生張次符策明
經陳雲草元書行草惟諸生辜載揚元聞明經鄭亦
魯應魯孝廉謝亦潛天埴植皆稱筆墨精妙而元聞更
善匾額可稱善學雲間者也

滕道

平陽白雲山高插霄漢中者深澗數十步道絕不通
有藤竟尺如澗之長橫絡水際若欄楯然行人援之
往來謂之藤道

陳建侯

永嘉陳建侯名邦屏隸諸生籍試輒冠軍性放誕嗜
酒屢蹶棘闈移居木洲洋歲暮無宿儲走誠中索飲
數日歸携兩竹籠封識甚密其婦色喜發之盡花爆
烟火諸物婦詈之惟笑而已建侯向有詩名咏佛宇

才一律不_分仙品。金衣借_佛名。露_華承露_華。辦_瓜瓜落。
破霜痕。色未空。諸相。香猶帶六根。洞庭曾作釀。莫種
給孤園。劇為何无咎。嘆服。

絕糧

永嘉令某除夜飲何无咎山人於署中時廩餼未發
諸士久候門外頗出怨言一士長吟云衙鼓_冬冬_冬夜
未央。山人席上正飛觴。風流大令沉_醉。醉那管諸生
嘆絕糧。令聞_即即_晉飲給散。又陳公應運_令永嘉時_食。

濟院糧多不給。代具呈巡按者。硃語為陳不紀糧
事。倒用四書語。巧絕惡絕。

陳節婦

節婦瑞安所軍夏育也。女年十六歸陳鶚。織履為
業。娶婦三月。患瘋痛漏病。數年轉劇。欲遣夏他適。夏堅志
不從。益操作侍夫。不倦。未幾鶚死於疫。無殯具。奔控
母家。闔門拒之。夏號泣。抱幼女投井死。邑令吳公哭

奠。舉其二女。事具大司空汪公傳中。

鷄

東甌女紅不事刺繡惟勤緝績寒暑晝夜無間雖高
門巨室始齒之女垂白之嫗皆然有夜浣紗而旦成
布者故俗供名鷄鳴布

五馬

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故郡有五馬街

逢僧話

永嘉劉參戎思祖儒將也善詩與匡山僧姓淳友命

畫一圖已像與僧對坐曰逢僧話圖華亭章台鼎題
一絕云支許相逢盡日留蕭瑟寒玉教竿秋青天碧
海無兵氣閑煞教嘶風五色驄

報捷絹

蓬溪李氏家藏其先世報捷黃絹黝且爛矣長丈餘
中書南省及第集英殿狀元李時靜傍小書報捷榜
首任常等申獻敵

河東北

退

河東之吼士。六夫多病之。撓敬仲與甌郡日。因有所
激。非時出廳事。大字書判。直日排軍押出揚簡妻號。
令更卒相顧駭散。此理不能仰氣之故也。曹西士侍
郎在朝。有餽牛炙名酒。公命留其半。以半邀一二友。
游湖。夫人怒曰。一些物留不得。悉令遣出。公曰。如此
須再邀一二友。方可盡之。又在臺時。鄉人有送石首
魚。鱖二十尾。夫人曰。此豈送臺官之物。命僕還之。宿
主正交談。僕未敢言。公揣知其意。抗言曰。他物不可

收此魚鱖何妨命苗之此禦暴制悍之法也二公之
所養可知矣

王梅溪墓

樂法汪左原有梅溪先生墓松門峙一亭位立以碑昔
傳汪拱辰撰文張南軒書丹朱紫陽篆蓋謂之四賢

碑字漶漫不可識神道前鏤磚為城似仙人十二樓
翁仲不復存石馬亦埋沒於地惟石羊血汗視之膚
草如生土人神之羊

古風

張羅峰做舉人時有病要兩箇紅枣合藥自普門尋
至應家橋俱無有後居喪吊客遠來來只留飯不設酒
及為相家人三五百俱戴氈帽止一人戴紵絲帽象
使便旨為澆淳今日田舍會翁多技收教解解麥便鮮衣美食競
相炫耀風俗之不古若竟至此哉

姜寅亮

宋高宗無嗣上虞縣丞姜寅亮上言宜禱求太祖之

皆仍作使

溫

帝嘉納之於是孝宗承統乃德芳之後傳三帝理
宗承統乃德昭之後傳五帝

膠凍

膠之温州從未有製之者一人偶欲治病取石首魚
膠煮化充劑因過薄置之遂條解和以姜醋反成佳
味近則筵宴無不需之矣

張德少

張德少名振永嘉諸生有文望令子衍伊英年績

學試輒冠一第克承公志故德少年甫踰艾即棄舉

子業超然有塵視軒冕意先世自相國中丞以來俱

以名節自愛官索備然治第城西隅不盡閤敞德少

即旁隙地遍植名花異果春時繁英艷萼掩映堂堦

至夏秋纍纍成實每遇佳節良辰二三勝友彈碁分

韻外出家釀刈園蔬相與縱談今古疊疊不倦迄至

銀蟾影反反金鴨烟殘酒闌夜靜一榻忘吾人謂德少

長者不似竹林中人白眼玩世也余潦倒一瓊志趣

言與德少同德少每以青梅墨桃之類相餉其大如
拳余戲謂得此異珍真是瑤池上品須令三青鳥為
使雙成彈八琅璈飛瓊奏元靈曲以備之彼小奚不
知心言云何嗒然一嘆而已

周耆老

王娶者三都朱某妻也無子抱血淤離曰守明長而
相與拮据成家朱某卒其弟紇利其產與子守成守明為
以異姓逐守明訟于縣令林公廷猷又納賄於隣里

同具結次之。獨耆老周守謚知朱氏起家之因為之
力爭。守成夜以賄餽周揮之不受。然度勢不能敵
為疏其情。令許訴于郡城隍廟。沿沿街呼冤。五日後。娶忽
仆地。恍見神降於庭。金冠緋衣。取背訴讀之曰。好耆
老。以神能直奏。汝急圖之。娶與守明奔語周。復為
疏。焚于灶。越三日。天忽晦暝。雷聲嗑。縣堂昏。黑不
可辯。時奸黨方聚飲大州橋王氏樓。謀具結覆縣。忽
火先通燭樓中。轟然大震。紇與守成等悉斃于座。其

道或考作遊

崇禎王元慎亦中雷斧瀕死而甦林則初以周為妾至
是媿悚急迎謝之妾得母子相依如初是弘治丙辰
事也時周年五十有五方抱孫因感雷事名曰感存
嘉靖乙酉鄉榜咸謂周陰隲之報云

朱孺子

永嘉朱孺子幼師道士王元真居大若岩一日出道
溪畔見一花犬逐之至枸杞叢下因與元真劖其地
得枸杞根狀類犬形煮三晝夜孺子先嘗其汁遂飛

立前峰。者子謝元真而去。但孺子之稱。未知何指。如

以年也。列仙傳肖其像。若圮橋進履石室叱羊。宜也。

倘因其名而附會為幼沖之狀。則是南州下榻。必謂

歲當舞勺。而子濯之侵衛。竟以小兒目大將也。烏乎

可。

鴨雛

温州以烟煤塗鴨卵。出雛。武林焙之以火。粵中潯之

以湯。皆異事也。至謂益價之低昂。視鴨雛之遲久。尤

不解其故

蜃說

林景曦蜃說曰。余避寇海濱。一日方午。家僮走報海
中忽湧數山。予登聚遠樓東望。見滄溟浩渺中。矗如
竒峰。聯如疊嶽。列如碎岫。懸如巉巖。隱見不常。移時
城郭臺榭。驟變翺起。如衆天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
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山差巖山魏鐘鼓樓翼其左右。
簷牙厯。又移時。或如人立。或如獸散。或如旌旗。或

如甕盎說異萬千日近晡冉、漫滅向之有者忽焉
而無則海自若也此事固千古曠見然文不名記而
名說者豈亦如赤壁名賦而不名記歟甚矣宋文之
不可以格繩也

行脚僧

黃信中江西餘干人永樂初任温州守夜夢西瓜四
顆其一放花以次早塗值三游僧呼詰爾等四人其一
安之眾云以抵飾云有一在旅邸揖至則婦人也訴

父為貢文職授縣尉塗值三僧刮資財并殺父母家
人某以女子見留黃將僧依律論斬歸此女原籍後
嫁賀三德生子怡然長任餘干二尹貢隨子之位偶
見嶺側遺骸骸三堆泣語子曰此即吾父母受害處也
鳥白知遺骸非我父母也啣齒指血驗之良是遂以襯殯
歸故鄉夫貢始遇黃守而伸父母之仇後隨子任而
收父母之骨嗚呼嗚生死亦大笑豈偶然哉

沙步

吳人謂水中可田者曰沙金陵之白沙徽州之錦沙
是也謂水際曰步揚州瓜步洪州觀步是也永嘉東門
外有外沙臨江鄉有白沙又有楓步謝步瑞安有蘇
步平陽有茆步詹家步至括蒼之青田與永嘉接壤
處名沙步門兼二者而一之矣

陳弓良

陳弓良名雲引甌士之白眉也大父立言壬午北闈
孝廉父邦紀以明經官諸城令弓良少故豪游京洛

鳴恐當作一鐘

得交梁裳裳村周標園李渭清諸先生襟期曩邁議論
風生詩亦雋爽高卓曾屬予序。成以全稿壁之。僅
錄其佳者數聯於便面出入懷袖曾幾何時召賦玉
樓惜哉五言如溪雲連遠樹山雨壓孤村壯心愁白
髮狂胆笑黃金水色空潭影猿聲動夜愁七言如茅
簷銜日人趨嶺雁背凝霜秋渡河石柱雲橫千嶂合
巖門兩歌一鐘鐘明皆不減錢仲文劉文房也

戴少皇

戴少望初譖言岷岡墓下既貴顯以儉約恭慎終其
身嘗問門人虞寅仲外邊人道我何如寅仲荅道先
生能謹言語節飲食少望有敢當意寅仲徐云先生
能護言慢謹語於朝廷節飲食于朋友爾少望爽然自失

朱和尚

朱和尚善燒汞之術寓居嘉福寺隣周大節知之
適某代巡至乃脅以左道惑眾逼得其術朱無奈同
周登寺左山面采藥草授之屢試屢驗朱遂他往周

自矜得術輒改故態頃之隣婦避疫寺中挑以汞金
因而私之脫陽而死計其得術之日僅^僅決辰耳夫以
邪妄之術逞非義之行天道昭々豈容之哉

科名獨盛於宋

東^既岐於宋百餘年狀元六人平陽徐鐸^{熙寧丙辰資}

樂清王十朋^{紹興丁丑龍圖}永嘉木待問^{隆興癸未}

諡文趙建大^{嘉定辛未}平陽周坦^{嘉熙}徐儼夫^{淳祐}

簡^{工部尚書}

禮部侍郎榜眼四永嘉葉適^{淳熙戊戌寶文}平陽陳棟

未待問志云卒
贈少師光祿大
夫不言有諡

當作景定

丙申當作壬辰

淳熙甲辰樂江林公一開慶已未永嘉陳宜中景泰
知漳州

相左丞探花一人平陽陳楠政和丙申迨明三百年內

狀元一人永嘉周旋正統丙辰榜眼二人瑞安卓敬

洪武戊辰戶部侍永嘉王瓚弘治丙辰禮部約畧稽
郎靖難謚忠貞

之知東甌科名獨盛于宋也

武榜文盛於平陽雖由武科而盡改文階狀元十二

人志云十五人三人姓名無攷陳鶚之一文蔡必
紹興

勝府知黃裒然林管朱嗣宗林夢新知梧客朱熠監察御史
淳熙丁未 紹熙 嘉定 紹定 乾道丙戌

朱嗣宗志不載其廷對第

以

貴州志作道州
志成淳尚
有翁榜

華定澤當作
薛宗澤開慶

遷同知項桂發淳祐知循州雷州同
 樞密院咸淳知樞密院事淳祐章夢龍開慶知肇慶府朱應舉淳祐
 州知貴林時中榜眼五人林景新淳祐戴應候淳祐高州刺史鄒臻官歷
 院周仁勇咸淳文換林景衡探花六人林武子開慶陳元晉咸淳知雷
 孔元圭淳祐知肇慶府葉定澤開慶知柳薛應龍淳祐陳龍發咸淳
淳祐志不云探花
嘉定志不言樞密院當在戴應舉上
淳祐志不云樞密院
淳祐志不云樞密院
淳祐志不云樞密院
淳祐志不云樞密院

王氏一家言

永昌堡王氏子姓繁衍科名輝映即風雅亦代有聞

人一家言中所載四十七人皆有詩集、中如王毓

鳥啼春色老
花
落
雨
散
多
青
翻
麥
浪
春
風
好
綠
映
秧

美光當作
光美以讓

針夜雨餘。王湖竹暝。氣逾靜。鳥寒歸獨遲。孤
針。細雨。短長夢。落日青山。今古情。王叔果。荷香浮水。裂樹影
拂天青。王叔本鳥去。烟光暝。帆飛雲影低。王光蘊。捲
慢雲。坐榻停杯。月滿樓。王美光。烟索空翠。侵征旆。風
捲飛花。散酒壚。王士元。鉢散曇花。流地寶。瀑搖晴雪
落澄潭。王至章。一羽清風。高士臥。半窻明月。故人心
王至彪。連雲山色來。歌席揆雨。河教八戍樓。夢虛楚
岫雲朝暮。書出衡陽。雁有無。王萬玉。飛花催去鷓。歌

管咽流雲王欽彝黃昏香散尋梅去白日雲飛放鶴
回王錫瑄寒光近接雲千樹夜色遙分月半城王臣
法楓林坐愛吳江晚柳色行看上苑春王濬孫霜寒
紅樹^瘦秋老白雲孤皆佳句也

蓉江芳烈

戊子山寇獨^猖樂清貢生李應^官妻吳氏同衆婦女
逃竄至江口遇掠逼之登舟吳獨在船頭悲泣寇恐
其赴水亭衣不放吳度不免將半渡乃探懷中簪珥

雍正九年具
題奉 旨建
坊旌表

拋擲滿前，衆寇爭拾之。遂乘隙投江以死。日外逆流
四十里，至蕭家渡。應宜官在樂之玉甌峯，夜夢婦曰：君
在此，妾已至蕭家渡矣。越日聞難，隨往覓之，得屍時
已半月，面貌如生。遠近士紳以詩印之。諸子生君城
裏，為容江芳烈集。吳君讓木詩：捐珮可憐，惟買死渡
江。此去更無家。胡石煬詩：魂隨精衛思填海，夢覓鴟
夷泣泛潮。林占春詩：愁雲渡海腸初結，新月波心眉
自顰。何燭然詩：拍岸怒濤悲勁節，橫空冷月照冰心。

趙寶詩風高蘆荻聲如咽露滴芙蓉淚未乾

夢兆

劉玄^左受方伯^左從時祈兆於麗陽神夢神書三字於牌
云劉生中玄^左受喜謂必得雋已而被則^刑越三年再問
神^復後以劉生中三字示之則如故歲庚子玄^左受疑神
之誰^誰已也復祈焉夢如初擄發乃於漢陽劉公諱生
中房中式始悟神之靈驗

衣出火

昔人謂吳綾生火。乃盡然也。周舜蘭云。余嘗福黃聖
任。三十歲時。每晚披衣。火光輒從袖中出。閃爍照人
面。其衣則褐也。次日火益熾。至褶縫處。一拳如杯者。
星。迸落十餘日而止。然亦無他祥異。天下事誠有
不可解者。

包蒙吉

永嘉包中翰蒙吉。生時。母夢熊入室。諧音以容名。長
身四目。聳頰踈髯。手足黑毛鬚。性誕傲。工書畫。雅

自矜惜。值瓶粟。告匱。瞰而求之。丹青草隸。隨意可得。
否則。達官貴客。金繒滿前。弗顧也。布置窓櫺。竹石。纖
巧。恠時。必出新意。舉三子。惡其不類。率斥去。了然一
身死。友人。釀金殮之。嘗曰。進士三年一遇。我正進士
中所無也。其真元如此。

梅大歌

梅大歌。學神仙術。一日。芹宮釋奠。先聖大歌。謂其
友曰。今日天下。了祭一聖人。豈能遍降。試司汝出神。

望之其友之術未精將至學宮見前途擁衛皆溫境
神明喝止之足不能前獨大歌得詣門首見先聖
神位中乃一巨星餘無所見所遇截路之神皆冕服
與祭者一一與友言相符又一日已暮大歌與人曰
西閤演戲盍往觀乎其人以門閉為辭曰汝第瞑目
隨我即可到矣人從之耳畔惟聞潮音訇訇然迨至
戲所觀劇將闌大歌以銀數錢付之曰此可買餅充
飢已私遁去天明觀之乃杭州武林門外也藉此銀

得歸大歇言警多中故人呼為梅半仙後入山不知
所終

油童

永嘉一賈貨油為業每晚有童子以錢鬻油詰旦視
之。搗灰也。賈疑為恠伺其來遂之走入普覺寺地中。
賈鳴郡伯劉公。令掘地見有石龕坐一老衲髮生
盤膝瓜出周身。即普覺大師也。童子侍香案前琉璃
甚大。油盡燈殘旁刻石牌曰。太字守姓劉於汝有求五

百年後為我添油遂加油而揜之由是普覺寺奉油
童像甚謹僉事徐公廷傑微時讀書寺中夜間常與
油童談世外事一日語徐曰爾他日以氣節顯徐後
登嘉靖癸未進士議禮杖闕下卒如其言

方公成

永嘉方公成從劉玉真授易至夜風動燭滅玉真噓
之燭乃復燃公成驚問玉真曰子所言者紙上之易
曾未知身中之易如知之則已滅者可復明矣夫易

易簡之理耳。執是以言易，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牛生善道

府志收

平陽縣初築岳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牛
祭。有了興禪師在萬全鄉，牛乃銜刀奔至師前。逐者
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此置埭址下，埭
自可固，慎弗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
牛曰：「爾能練坭乎？」練坭牛俯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
曰：「此牛已生善道，瘞之氣香，觸人十餘日不散。」

臨流亭

臨流亭在永嘉柵溪窪陽。乃謝暹字廷循居處。廷循以詞翰受知宣德。授錦衣衛指揮使。供奉內廷。三賜御製詩。其詠臨流亭曰。臨流亭館淨無塵。落澗泉聲處。聞半濕。半乾。花上露。飛來飛去。嶺頭雲。翠迷洞口。松千个。白占林梢。鶴一群。此處清幽。人不到。惟留風月許平分。勒詩于匾。懸亭中。至順治年大水。決亭為漂沒。匾亦無存。惜哉。廷循即今甲子孝廉天

祖高祖行也

戲彩堂

府志作趙玘

宋趙璘為温州倅父清獻公時已致仕歸老三衢璘
因定省禮曠築戲彩堂建崇壽坊迎父至甌脩極孝
養其堂在八楓丹巷後圯壞女僧即其地為圓覺菴
今人但知有菴而忘所由來久矣

狀元橋

宋趙建大公幼時讀書新建河測夜聞鬼云明日甫

時有戴金帽人可捉以替身矣。屆期公即立以俟。見一人頂鍋而來。倉皇欲渡水。遂力止之。夜復聞鬼云。昨已有替人為趙狀元救去矣。公由此自知必大魁天下。後因於其地築狀元橋。行者莫不利攸。往焉。

巾湖

巾湖者。即俗所謂幞頭河也。昔黃文簡公未第時。夢一人語之曰。某姓仰所居之地。不日為汝居矣。公懷之數十年。乃治第城內。詢其里名。為仰孝子巷。公始

釋然其址前對中河在宋為仰孝子廬在元為韓元
帥府勝地鐘靈洵有之也至成化間回祿公復裔不
振基盡鬻於陳氏有善堪輿者忌之以石環壓湖中
貫以石柱遂不復毓祥焉

生薑門

方茗柯先生云今之來福門即古之生薑門也其取
義莫可考者郭景純築城時以三溪水滙會昌湖然
氣未消因於城闈築三突兀處以當之後人不知遂

呼為三角門。或呼為山脚門。外有香花村紫芝峰。諸勝。每春時遊者絡繹不絕。予世居門外。故稔知之。按此則以訛傳訛。土著且不免。况客此地者耶。

翠微山

回鶻山之西為翠微山。距城不過六七里。上有白雲菴。翠微亭。宋高宗駐蹕於此。親書翠微山三字額之。筆法清勁。殊可愛也。亭之上俯瞰江流。遙瞻隔岸。四時佳勝最多。但其地常有恠異。高次琬等讀書山中。

秋夜偕交^友步月。忽見物如白兔者，二三百頭，高逐之，
盡入巖中。次早跡其地，並無窟穴。心甚疑焉。至今猶
向人言之。

妙果寺鐘

昔妙果寺有僧募緣鑄鐘。晚則將所得錢買酒肉，饜
口腹。象僧規之，^不聽。洎後施主群訶斥之，僧因謂象
曰：予去鑄鐘，旬日後鐘乃可用。毋即擊也。眾以其為
誑語，不之理。僧竟赴井死。及眾知，撈起，僧已變成鐘。

矣。衆輒驚之。城內外數發火。今鐘半在土內。人不敬
高懸。防火患也。佛法之神通如此。

司馬寺佛像

橫陽四十二都有司馬寺。即清了禪師祝髮處也。其
佛像迥異。近今相傳為晉唐時規製。康熙丙寅諸生
陳作聖等遊其寺。猶見阿難伽葉及諸羅漢皆身衣
木葉。首戴箬笠。癸酉再過此。則俗僧以其泥土剝落。
悉昇付長流中矣。古跡不復存。真堪浩嘆。

仙姑洞

南雁蕩佳勝多。沒子荆榛。其僅存者。鳥母仙姑洞。相傳
朱姓女脩煉於此。因以得名。洞略似土甑。有窟上透。
好事者捫蘿而上。見石梁橫空。諸峯環拱。真異景也。
洞中又有一處。如書室。然戶牖四壁。皆石生成。不假
人力。山靈之所位置。詎可測哉。

浮沚齋

宋周行己公。讀書松臺山麓。有浮沚齋。四面皆河流。

環遠水色山步交相掩映公脩業之暇昨或坐花暢食
或對月吟詩雅致高懷一時莫及今前賢雖往遺跡
猶存游觀者往作諸葛廬子雲亭觀

陳建侯

文學陳建侯名邦屏天資敏捷知識過人嘗夜觀劇
忽失左足履捫人雜沓無可覓處陳丞丞脫右履高舉
大呼曰何人失履拾履者冀得雙履應聲而來陳翹
足示之曰爾足既著履而復云失履然則予果徒跣

來者耶其人笑而還之

候指甫

候

36

太守漁陽公子也操履端方非義不敢取為數應闡試不
售家益貧窶賣卜於東嶽廟時有諸詣廟解紛者暫假
其筆硯卒以金酬之公正色曰予豈受不義之物者
耶噫公貴介公子而甘心窮約清風高節庶幾匹休
古人矣

蔣常一

永嘉蔣常一業儒不就家甚貧鬻古書於郡城習禮坊父居渚浦老而病每日需藥餌飲食必婉曲以應之時渚浦嶺羣虎噬人有止之者曰嶺多虎母自蹈於危蔣曰父不得此將終夕不安予必歸家即陷虎口亦命也終歲以來嶺上或先或後者多受虎害蔣卒無所遇一念孝親而鬼神可護之如此

蔡氏女

西溪蔡子亮女年十六許配同里陳翼祀康熙丙寅
夏淫雨旬日溪水漲溢亮乘便先登山避水女尚在
室有里人駕舟呼之共濟女以嫌不肯往用索自縛
於後園桃樹湏臾水漲過樹杪女竟以死嗚呼漸臺之
女尚有期約此則無約而甘心淪喪誰謂村庄女無
貞性哉

蔣覺來

文學蔣士玠字公錫一字覺來天姿英敏善屬文尤

二十五年

工詩當事女萬開主稽淑子韓秋嶽諸公咸器重之
與諸生張晉岳最契庚申歲文宗按甌校士蔣就試
之次日即赴玉樓張正在痛悼間忽僕自鄉歸云頃
於地藏橋見其以扇障面而去張奔告其兄兄云客
冬夜有神呼之弟夢中應以考畢而來今果然洵異
事也張因為立傳

惜字紙

縣糧房掾吳汝望家永寧門外康熙甲辰雷震其居

三年

椽瓦及階石。若先日有人預拋棄園中者。惟粘壁上
糝帳寸紙隻字。亦取下捲成一團。以神前淨水碗覆之。
噫。天且重字紙如此。人柰何不珍惜。

雷震

橫陽四十九。都有林姓者。平素無行。一夕大風雨。合
家四口。悉為雷擊死。次日鄰見其戶。久不啓。排而入。
男女皆僵仆。地面目焦黑。頭有斧鑿痕。此順治間事
也。予聞諸其同里陳銘九云。

龍板木

郡城翥鵬里。有合抱大樹。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夏。小雨微風。樹
忽中斷。仰觀者。但見龍尾連蟠於雲中。而折樹已如
折枝矣。廬舍及他植物俱無故。惟此木不知何以攫
其怒龍之力。洵神矣哉。

道光壬辰六月望日校于書樓。昔凍雨洒從。曳雲壓戶。涼
此卷以破岩表。并為正誤。



38

温河不^①如^②

溫州府圖書館藏